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李光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

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
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
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
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
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
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尅且拒命不分戍二
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
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護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

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疆
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
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
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
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
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
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眾拒戰久
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

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
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
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
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
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
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
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

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

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
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
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
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
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
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
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

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

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
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
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
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
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

城已訖事後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
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
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
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
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
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勿諭臣
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
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

備數出內陸下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陸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即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

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
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
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
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
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
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

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
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
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
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
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
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

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

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
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
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
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
親賢修改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
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
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

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
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
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
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
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
經結勳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
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
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纔一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
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拊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
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
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
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
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
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
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闕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
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
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宓有志于學終

承奉郎朱熹為銘其墓宐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

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
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
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
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
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
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

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
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
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
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
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
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
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
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

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
自將兵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
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
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
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
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
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

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

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邵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

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檄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州絕上流別遣兵截揚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

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揚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令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淞河造三牖儲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
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
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
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
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
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
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
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

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
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
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揚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
使陸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
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為然允文至蜀
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玠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
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

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

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
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
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
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
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
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
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
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

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
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
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
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
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
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
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
宏玉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

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
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
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
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
賢臣頌上又為之製跋陸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
焉過郢奏築黃鴈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
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

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
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
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
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
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
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
遮巴以刷軍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論三衙撫存之至是

田俾咸振業欲給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鞏人王嗣
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
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劍倅獻羨錢五
萬卻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
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
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

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
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
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
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
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
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
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
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

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
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
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
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
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
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
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
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

錫入見金主塔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
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
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
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
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
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
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
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

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
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
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陸辭上
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
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
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
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

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既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

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
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
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
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
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
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抗孫孫八
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

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

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庚
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願敕
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
從巡江左飢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僭后之心
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
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
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
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

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啟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

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
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薏敘兩官次膺
劾仲薏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
喚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
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
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
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
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

姪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蔽之漸求
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
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
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
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
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
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
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
茶陵為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
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
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
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已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趨和謬以
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

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
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
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
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
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
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
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

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
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
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
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
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疆健
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
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嬖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
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為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

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

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陞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

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泣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
審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虞允文傳趙達○按趙達當是趙達然達傳無薦允文
之事及考別本以舍人陸達薦存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

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魁邑得
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通判衢州
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齊王師進討克之除
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
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
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
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
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

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
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
知泉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
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
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
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
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
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

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
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
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
密院事王倫白發其端倫使還乃言和好無他康伯持
初論不變九月以通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
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

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
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
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
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
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
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
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

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
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
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
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
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
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

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
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
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
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
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

門扃鏑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
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
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
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
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
朱倬為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
亮為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

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錢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

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
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
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
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
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
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
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
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

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
上卒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
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諡文恭
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
二子偉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
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
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

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
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退吾兵力未
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
其遠慮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
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
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
威柄五定廟算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算謂今邊議不過
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

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
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
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
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
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
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
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
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俘啟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詔更定僕

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日上謂
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勝天顏悅懌朕退不
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己憂既得舜固宜甚樂允
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
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
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
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
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陞辭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
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
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
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
旨仍知福州名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
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
問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
贈少師諡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度

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
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
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祕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
監司待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
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
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宮
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內皆當遷命澈

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宮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於封塚界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情宜加蒐閱使有關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子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

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為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

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
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
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南
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
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
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軍荆襄將分道
進討趙搏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
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閭民汰冗卒雜耕為度

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
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
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
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
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
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
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

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
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侗控
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侗復內徙敵屯新野相
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
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
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
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為殿中日
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

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常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

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
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
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
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
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
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
效檜所為植其黨周方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
問累章劾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

之又言凡擇將遇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

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弑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即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萬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

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精兵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

論參已見為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
有密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
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軍
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
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
於論議而劣於事功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僊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為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善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入咸便之帥曹泳令

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顓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
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顓固辭賀正
中薦顓靜退遂召見顓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
輿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
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顓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
處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緝
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顓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
道毗陵顓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

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顓初至郡無旬月儲未
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顓曰名羨餘非重征則
橫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為尚書郎
除右司詔求直言顓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
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
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為弊乃
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
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

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顥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顥云顥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下吏辯

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
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
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顥赴
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
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
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璿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
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顓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顓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顓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

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顛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顛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諡正簡顛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顛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顛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
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
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
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
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
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
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為災衡發倉為糜以食飢
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

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擢晉陵丞李孟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

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為殿最李垕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垕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

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
奏二事一收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
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
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
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
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
盡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令用上下庫黃
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

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年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為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

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竇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拜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

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
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
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達人才葉義問直
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
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
一時之選云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

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為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為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起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

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蘓疲曠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

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窳以說之子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楮弊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邲為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

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

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

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日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

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

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

歲貢為歲幣及扞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扞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第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

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為皇長嫡孫端禮不憚翌日奏嫡庶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為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禮引嫌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
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
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
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
銀青光祿大夫後謚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
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
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

進承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為參議官遷宗
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令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
十七事疑問對上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
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
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闚淮遣權泗
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
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

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祀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祀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

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
慰籍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助邊降人蕭鷓
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
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
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
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

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

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
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
蔡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
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
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
奇張浚議北伐蔡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
係或言蔡沮大計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

上鼎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
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
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
蔡前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蔡語人曰元
鎮已貶蔡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
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百
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舉員

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
除兩府汝嘉聞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為起居郎
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閤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
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
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以
附檜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
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

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蔡獨
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
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
經傳語可詛者為問目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
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
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蔡以魏良臣薦
躡處侍從呂廣問蔡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
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蔡翌日博士何補等言于朝乞

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蔡出知信州隨罷
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壤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
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蔡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
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
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
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蔡奏陛下勞心庶
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

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為動金主亮為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蔡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蔡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蔡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蔡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

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
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泊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
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
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
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蔡言春秋鼯鼠食牛角免郊况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
蔡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

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蔡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學問不泯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諡賜諡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

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
為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
詔恤民而惠未加決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
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
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法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
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
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
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為二

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骯骯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
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
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
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
不敢復以為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
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
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

人令人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
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
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
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
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相執奏事自相可
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
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

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今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
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
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
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
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
必列陳之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除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

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
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
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宮講議
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
知儂知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
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
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

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
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
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闡秦熺果中
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
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
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
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

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
察官闕朝論多屬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
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
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
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
抃之族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
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
兵未強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

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攜賚往往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得丁壯以為用從之夔帥李景孛貪虐參政趙雄庇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還任燧再論并及雄

雄密奏燧誤聽景孛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孛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鋸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脫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

少羣擾市燧密籍姓名湜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
名非功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
父老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
知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為請諸朝發太
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言仍
令諸司通融郡縣財賦毋但督迫除吏部右選侍郎旋
兼國子祭酒九年為樞密都承旨近例承旨以知閣門

官兼或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故命燧以龍圖閣待
制為之燧言債帥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強辨干
譽宜察其虛實上稱善除權刑部尚書充金使館伴十
年兼權吏部尚書上言廣西諸郡民身丁錢之弊兼侍
講升侍讀言命令不可數易憲章不可數改初官不許
恩例免試今或竟令注授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
為名諸路錄大辟長吏當親詰若死囚數多宜如漢制
殿最以聞事多施行慶典需澤丁錢減半亦自燧發之

高宗山陵充按行使除參知政事尋充永思陵禮儀使
權監修國史日歷十六年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
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閑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
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淳熙十
四年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
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為南安簿

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

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
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覲龍
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
節度諡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
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珂為可惜竟寢其諡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
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
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

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
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
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
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
府自以不為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
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
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

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
故地更建海會浮圖敢寄暴露者皆拵藏無遺召對崇
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
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
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
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
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
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令諸郡

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
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
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
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
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
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
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啟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

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
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
未復業飢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
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飢色卿之力也湖州守
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
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回列留身出
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
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

中外覬恩茂良慨然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
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
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
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
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
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
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

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

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捷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
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
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
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
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
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
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
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

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寃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

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宋史卷三百八十五